

抚 摸

吕 新

抚摸，代表了我几年来平缓的心情与平静的写作习惯，我一直认为写作和思考写作是对于生命的一种安详的抚摸。



先锋长篇小说丛书

抚 摸

吕 新

花城出版社

抚 摸

吕新 著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番禺市官桥彩色印刷厂印刷

(番禺市石楼官桥村)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25印张 1插页 210,000字

1997年5月第1版 199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ISBN 7-5360-2366-9

I·2034 定价: 11.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内 容 提 要

作者吕新八十年代末期以《瓦楞上的青草》、《人家的闺女有花戴》等小说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并获得 1991 年度台湾联合文学小说奖，评论界认为，他是一个“以独一无二的感觉方式活在童年世界里的作家”。

长篇小说《抚摸》以战争时期国民党七个纵队的九千余名官兵撤退到晋北山区的黄村流域为背景，描述了一个伤残军官孤寂而无奈的一生。主人公广春原是情报处少校军官，他跟随部队到达黄村流域后，遇上了一场血腥哗变，整个部队溃不成军，广春死里逃生，流落民间，经历了三次失败的婚姻后，与青楼女子厮混，并误杀数人，后被送入了疯人院……在凄凉的晚景里，他留下一部《远征笔记》，浓缩了自己悲剧性的一生。

全书洋溢着一种伤感、忧郁的山区浪漫主义情调，作者将晋北山区苍凉的风景、铅色的人生和古老的故事编织成一个幽深绮丽、意象缤纷的世界。吕新小说的最大特点就是画面感强，对联觉、通感的把握非常独到，该书更是将这种特点发挥到极致。

编 者 的 话

本世纪最后十年将是中国当代小说空前繁盛的时期。中国的八十年代末期，八面来风，异彩纷呈，世界文化发展的潮头从大洋彼岸铺天盖地地奔涌而来，在崭新的文化背景和传统的核心文化的冲突之中，最年轻的先锋小说家诞生了。先锋小说（也称为后新潮小说）以其对新进的探索、对常规的反叛以及在叙述、结构上的创造性尝试，给小说赋予新的审美本体意义，将汉语小说推向另一个阶段。这是继伤痕小说、反思小说、寻根小说、前新潮小说等之后出现的文学奇观。为了展示它的全貌，我们准备分辑陆续出版这套“先锋长篇小说丛书”，收入这一代文学新军的长篇力作，以便读者对先锋小说作透彻的了解和全面立体的观照。

我们期望汉语文学能早日汇入世界文学的滚滚洪流之中，为此我们愿意捐一份绵薄之力。历史将证明，我们付出的辛劳和代价都是值得的。

昔日顽童今何在？

第一卷

大风与炊烟

有一天我在一只藏有印泥与笔记的抽屉里找到了一张战前的合影，照片上移动的云彩遮去了一行翔实的日期，剩下的人奄奄一息。

仁慈的义父以身殉职，他在返回家园的途中，踩响了别人埋设在尼姑庵前的地雷。

舅舅在地毯商和铁匠们共同策划的一次暗杀活动中突然下落不明。

笔记里的内容总是那样令人不胜凄凉。七个纵队的九千

余名官兵撤退到黄村流域的源头时，北方的一场大风突然阻止了这次计划的进一步推行和实施。大风吹落了士兵们脸上古老的笑容和帽子，人的身体和一座座绿帆布的帐篷看上去都又歪又斜，大量的来之不易的军机情报和秘密消息在流域的上空像废纸一样飞舞飘扬，指挥官胯下的饥寒交迫的战马在风中团团打转，军营里凌乱的战车纷纷滚动着坠入水中，漫天的黄尘卷着砂粒和碎石使流域一带潮湿的空气在一夜之间荡然无存。

飞起的大印敲响了军中造饭的铁锅，打落了机枪狙击手鼻梁上的近视眼镜，军需官小便的尿水被风吹成一条弯曲如弓的弧线。

十几名东倒西歪的伙夫在支起的锅灶四周盲目地乱窜，突如其来的风沙使他们失去了往日里沉甸甸的米袋和部分必要的炊事器皿，伙夫们一瘸一拐的身影看上去忙忙碌碌而又无所事事。粮食和工具的丧失，使日常的炊事突然变得困难起来，失真起来。

大风吹跑了女眷们华丽的首饰和羊毛披风，披散的长发和飘舞的旗袍长裙使她们看上去形同一群长期生活在典籍和野史中的冤魂。

过河的那一天，他们手持着由伪总统签署的荣誉证书和十字勋章，以及镶有绿呢的军刀，风中的河流宁静而萧条。

桨声灯影已无从追寻。

广春打着一支手电走在我的后面，为我照路，扁圆橙黄的手电光在我的面前不住地跳跃、滑动，使我想起了某一年

景里的太阳和晃动在枝桠间的累累果实。河两岸那些烟笼雾锁的村落和城郭里几乎再也听不到昔日里素窑瓷碗的那种轻轻的磕碰声了，一些口音杂乱的士兵都躲在低矮漆黑的屋檐下避雨。士兵们伸出青黄的手一遍一遍地摸索着干瘪的上衣口袋，霉湿的雨水使他们时时不由自主地打着哆哆嗦嗦的冷噤，却连一支烟也点不着，每哆嗦一下，裤裆里的冷尿便会失去控制地挤出一滴，干瘪的上衣口袋一贫如洗，如同老年妇女的耗干了油水的稀疏的乳房。

漆黑的炮团遗址座落在我们的身后。

几个守夜的士兵手里举着灼烫的白薯，火光中能看见他们蠕动的嘴唇和饥饿的眼睛。夜晚的颜色掩盖了从河流的上游漂泊而下的数十具士兵的尸体，这些东西像沉重霉湿的船帮一样毫无生气地撞击着黄村流域两岸重重的苔墙和藤箩。广春的身体摇晃了一下，随风而来的一种气息使他的脸色变得阴郁而苍老，看上去疲惫不堪。我听到了地堡内沉闷的叫声。

“还有多余的金鸡纳吗？”广春对我说。“给我一点。”

“你怎么啦？”我说。

“我只是略有些难受，阴天的时候就总是这样。”广春说。

我翻遍了所有的口袋，只找到了一粒粘着烟丝的金鸡纳霜。广春的手电光在这个过程中一直追随着我的手，我在光圈中看到了自己手上的汗毛和一处星形的疤痕。我将一个玻璃小瓶掏出来以后，广春惊呼了起来：

“天哪！鱼肝油？从哪里搞到的？你可真沉得住气。”

“知道我会把它怎么样吗？”我说。

“你要连瓶子也一起吃掉？”广春说。

“见面分一半。”我说。“古书上不是常这样讲么。不过得统统吃下去，不能给别人留一丝幻想的余地。”

扁圆橙黄的手电光停留在我们身体之间的缝隙里。我感到了一种遥不可及的若有若无的暖意。广春嘴里含着药片，伸了一下舌头，皱着眉头说：“这是金鸡纳吗？味道有点儿怪，你没弄错吧。”

一个士兵提着裤子慌慌张张地向一棵树后跑去，士兵在树后蹲下去以后，草丛里的一只夜鸟被突然惊飞起来。

炮团遗址里开始有人染上了疟疾，许多人的皮肤看上去如同凋零剥落的漆器。

“你得小心一点。”广春对我说。“昨天冯医官偷偷告诉我，他最近发现了霍乱的兆头，他是给十四营的赵营副换药的时候突然发现的，赵营副再也挺不了多长时间了。”

“赵营副？就是那个爱唱《秦琼卖马》的家伙吗？小个子，戴眼镜？”我说。

“就是他，性情很古怪，平常总是满脸晦气的样子。”广春说。

一只蝙蝠携带着它的两扇形同几何状的翅膀在我和广春的头顶上面盘旋，它的翅膀的质地使我想起了穿在某些人身上的那种柔软飘逸的印有暗花的黑缎子，它在重复往返的飞行过程中释放出阵阵腥甜而腐烂的气息。广春的一只手向上扬了一下，而蝙蝠仿佛并未察觉，依然如故地盘旋着。它不怕人。

“用不了多久，所有的人都会像赵营副一样烂在这里，成为炮团遗址的一个部分。用不了多久。”我说。

广春说：“情报处里先后派出去十几个人，都泥牛入海，至今一个也没有回来。”

“你看他们会派你出去吗？”我说。

“在劫难逃。”广春说。“只要我端一天情报处的饭碗，就免不了这种差事。”

夜色辽阔沉重，无边无际的距离使人心虚而无望，万念俱灰。每当夜幕降临之后，居住在附近的白巾族人就开始举行隆重的婚礼仪式。他们把新娘放到河里，让她的身体完全暴露在皎洁澄澈的月光之下，不贞的女人会因月光的无情照耀而将脸全部烂掉，继而为河水所吞没。

广春熄灭了手电。我看见我们的影子像两株无花无果的草本植物。

广春说：“十几年的情报生涯，我只得出一个结论：一切的情报都是毫无意义的废纸，世上不存在任何一种秘密，事情的好坏完全听凭于决策者的良心和意念。就是这样。”

平寂的宿营地几乎望不见火光，却到处都能闻到篝火的余韵，谁站在这种温暖而焦糊的气息里，谁就首先会想起粮食。

“这种焦糊味真使人饥饿。”我说。

广春没有说话——情报处里的人几乎个个都是这样。我从他的手里要过手电，我在狭小的光圈里看到了脚下的烧焦了的小麦。周围有几块烟熏黑了的石头，看上去像是炭，但不是炭。

“点火的人看样子离去不久。”我说。

广春没有回答。他轻轻地拽了我一下，“你看，那是什么？”

广春的声音听起来异常沙哑而低远，仿佛远在千里之外。我的一只手扶上了他的肩膀以后才立即消除了这种疏远的感觉。广春的身体在微微抖动，我甚至听到了他上下牙齿相互磕碰撞击的声音，像是寒冷所致。

“看到什么啦？”我问广春。

“你看，那边，那个门楼。”

循着广春寒冷的声音和指向，我看到了一座红颜褪尽的旧日的宅邸，一名屠夫正在门前的下马石前宰杀牲畜。屠夫的左手按着一头紫颜色的牛，右手向空中高高扬起，地上有一颗早已割掉了的牛头，屠夫的头部和衣服上溅满了斑斑驳驳的血污，苍蝇在现场的四周营营嗡嗡地盘绕飞舞，粗大的牛尾在牛的余哀声中向上竖起，之后又无力地落下，牛身上滚满了泥水和凌乱的树叶。

广春问我：“你听到苍蝇的声音了？”

我说：“听到了。”

“平，我的耳朵完了。”广春低低地呻吟着说道。“我看见那些苍蝇，我知道它们正在嗡嗡营营地叫，可我听不到声音，我一点儿也听不到，我的耳朵完了。”

“你没完，只是它们的声音实在太低了，何况还有距离，我听起来也非常吃力。”我说。

“可你还是听到了。”广春说。

“别这样广春，过一会儿就会好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说。

门楼两列悬挂着的十几只大红的宫灯上都清晰无比地印出题写着两个隶体的字：“曲大”。两名门卒垂手站立在楼柱外面。两只黄色的门犬分别在楼柱的里面。门卒头戴红白巾，身穿朱红短衣皂绿领袖，右手持长方形盾牌，左手执环首长刀，刀环上系着一条红穗。门犬瘦身长腿细颈竖耳，看上去矫健勇猛，颈系着红绳和铜铃，向门外作狂吠状。

听不到犬吠声，只看见一副狂吠状。

“平，听到狗叫声了吗？”广春问我。

“没有。”我说。

“你看它们叫得那么凶，一定是看见什么东西了。”广春说。

“也许在暗处有一个人，它们发现了他，它们想扑上去。”我说。

“我看见锁链上的那些铁环了，它们的脖子上都拴着一根锁链。”广春说。

链子是铁的，我听见锁链在狗的跳跃过程中哗啦啦地抖动、绷紧的声音了，只有铁器才会发出那样的一种声音。

“我觉得狗想咬的正是我们俩。”广春说。

“不会，好像别处还有另外的一个人，我们并没有暴露在狗的视野里，它看不到我们，它咬的方向偏离着我们。”我说。

“你怀疑附近还有一个人？”广春说。

“有。”我说。

两只焦躁不安的黄毛门犬在狂吠跳跃的过程中，不时地龇露出雪白而尖利的牙齿，门楼上的大红宫灯将它们的毛色映衬得有些微微发红。宫灯上题写的那两个隶体的字：“曲

大”使我百思不得其解。

“‘曲大’是什么意思？”我问广春。

“怪事。”广春说。“那两个门卒始终站在那里一动不动，难道是两个死人吗？”

“我一直都在注意着他们的举动，可他们始终没有动过一下。”我说。

“我也留心他们很久了，如果我们现在不是在做梦，他们两个人就必定是两个死人了，毫无疑问。”广春说。

“我们现在是在做梦吗？不是这样吧？”广春的问话使我想起了自生自灭的泡沫。

“广春，‘曲大’是什么意思？”我说。

“我不知道。”广春说。“要是‘大曲’我就知道了，我只知道‘大曲’，‘大曲’是酒。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叫‘曲大’。‘曲大’指的是什么呢？什么也不指？”

广春疲倦不堪的语音使我有些昏昏欲睡。我有些累了。

“我也累了。”广春说。

这时，我突然听到了一种声音。

一个人缓慢地从那座旧日宅邸的门楼前走过。那个人好像穿着一双纸糊的鞋。我听到的那种沙拉沙拉的声音正是他的迟缓的脚步声。

我推了广春一下：“看那个人！”终于出现了，狗咬的就是他。

广春说：“你在说什么呀？”广春的语音里贮满了浓郁的睡意，这使我感到十分悲哀。

“你看那个人，他的脸那么黄，耳朵和手却是白的，白得

出奇。”我说。

广春：“……”

“他的鞋好像是用纸做的，只有粘了浆糊的纸才能发出这样的声音。”我说。

黑暗中，我看见广春朝我笑了一下。

“那是个病人。”广春说。

透过稀薄疏松的树篱，我看到了岸边的一系列重叠后的地址。

窗户外面仍然是过去的那种密封的屋顶，还有盲目地日夜流淌着的肮脏的沟水。几块冰凉的银元散落在桌上的一只漆盘里，银元表面上积存的污秽的手迹已经厚重得令人难以置信了。母亲托人捎来它们的时候，我从上面看到了时光昼夜环绕流过的种种遗迹。我在那种无聊的时刻突然忽发奇想：人们洗涮一切可以洗涮的东西，包括身上的各个器官，但迄今为止，还没有见过有谁在水里洗涮钱币。由此可见，它可能是人世间最洁净的一种东西，我不知道在以后的时代里会不会有人洗它，但愿没有。它一旦被洗涮，就证明它不洁。我现在这样日复一日地等待，也正是想知道我是否也同样有罪。

来人是我的表叔。

表叔说：“我找了先后许多个营地，乱七八糟的番号和口音把我弄糊涂了，桥头上的那些人和你们不是一回事吗？”

我告诉表叔说他们是工兵部队的。

表叔的背驼得比从前更厉害了，岁月的流逝已使他的一

张刀条脸变得生疏而有些难以辨认了，他也几乎同样差点儿没认出我来。他从怀里往外掏银元的时候，两道混浊的目光突然变得警觉而迟疑，他鬼鬼祟祟地望着我，好半天以后才把手伸出来。他的手是湿的。

“你是平子吧？我有些吃不准。我没有认错人，是吧？”表叔说道。

我按着他的肩头让他在我的一张行军床上坐下。我从行囊里取出一只影青瓷杯倒上水，之后放到他的面前。

表叔这时突然看到了烧制在杯子上的一只异常清晰的大拇指的印记，他进来以后的那种神情立即晴朗舒展起来。

“嗨，你不是平子又是谁呢，谁会有这东西呢，这么多年过去了，这杯子你还带着。我老糊涂了，平子如今是大人了，可不像从前那样乱摔东西了。你没把过去忘了。”

表叔说着，伸手摸了一下茶杯。这是他从前的手艺，由于功夫欠火候，他把自己的一个大拇指的印记烧制在了杯子上。这件昔日的趣闻一度时期曾使他羞愧不安，形同作贼，他一个人在瓷窑里埋头鼓捣了三个月，他发誓烧不出传世的珍品就绝不出来见人，与泥坯一起在火中变为瓷器或废料。就是化作一股青烟从高高的窑顶上无声地冒出去，也比丢人现眼要强。他当时就是这样说的。

“我记得你从前不是在参谋部里吗？你被革职了？我敢说，你干得好好的没有被革职，是吧？是这样吧？”表叔问我。

“我奉命绘制一份地图，不允许与更多的人接触。”我说。

“嗨，这不得了，难怪他们说很久没有看见你了，有一个小子竟然说你阵亡了，说是为了掩护司令官的坐骑。马比人

还要紧吗？一派胡言，能骗得了谁呀。”表叔说。

表叔喝着茶，把藏在手心里的最后一枚银元放到了桌上那只漆盘里。我看到那块银元湿漉漉的，上面满是他的汗渍和手印。有些事情我觉得没有必要告诉表叔。在四月初的一场战役里，的确有一个人为了掩护司令官的坐骑而饮弹身亡了，但那个人不是我。

表叔望着桌上的钱不住地催促我：

“你不想把它分给别人是吧？那就赶快收起来。这兵荒马乱的年月，给谁看见了，我敢说连小命弄不好都得赔进去。”

我张开一个空瘪的袋子将银元勒了进去。能把它们藏到哪里呢？我没有更好的地方藏匿它们。它们是金属，有时候会像动物一样发出它们本来的声音，我只能让它们贴紧我的胯骨和肌肤，系在我的腰间，这样，我在走路的时候，就可以时时刻刻听见它们发出的喑哑的声音，睡觉的时候压着它们，直到天亮。

冰凉的金属贴着我的骨头。

“这是哪来的钱？家里又卖了什么？”我说。

“没卖什么，不过是把园子的一多半割给了寺院，就是善果寺，你小时候常去的。”表叔说。

“我们家如今与和尚成了邻居？”我说。

表叔说：“你怎么了？瞧你大惊小怪的样子，这么多年你在外面好像白混了。那有什么呢，和尚不也是人么，寺院难道不好？那么多的人进香跪拜，图的是什么？”

“寺院好，晨钟暮鼓每天如期敲响。”我说。

表叔说：“你觉得别扭，是吧？我敢说这事情一点儿也不

别扭。你小时候见过孙武吧，就是那个绸缎商人，你知道孙武的宅邸如今派了什么用场？你不用猜，我敢说你肯定猜不着。水牢，你知道吗？许多有毛病的人都被关在里面，四周钉着木桩，外面拴着锁链，水牢能和寺院比吗，不可同日而语。孙夫人终年卧病不起，每到深夜都会听到那些冤魂野鬼的哭声。”

“太一长老现在还在善果寺吗？”我说。

“圆寂了，在河边的那座白塔里。如今掌管善果寺的是宝公和尚，安放太一长老的白塔就是他带人修造的。这个宝公和尚生得又胖又大，常给人诊脉，两手能举起一个石狮子，他是从东南地区一路化缘而来的。去年春天，他们把寺墙重新刷了一遍。”表叔说。

透过窗户，我看见大地上杂乱无章的马蹄印像一只只出窑已久的瓷碗一样都渐渐地凉了，桥头上工兵们的身影犹如蠕动的蝼蚁，几个人手里扯着长长的电线，在桥上跑来跑去，鲜红的信号小旗在一个戴头盔的人手中时而猛地扬起，时而又突然落下。眼前的这种异常干练而果断的动作看上去如同一出程序生硬的皮影戏。工兵们正在桥上说话，他们的双唇不时地启合，牙齿闪闪烁烁，舌头翻飞滚动，但我听不到他们的语音。我知道他们的番号和编码都密封在衬衣的里面。这是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正规工兵部队，其中的一名营长马尚儒与我交情笃深。

“他们在干什么？又在埋地雷吗？”

表叔的神情和语气使我反感，我不喜欢他这种探头探脑的样子。我让他重新坐下，我告诉他说他的这种举动很容易